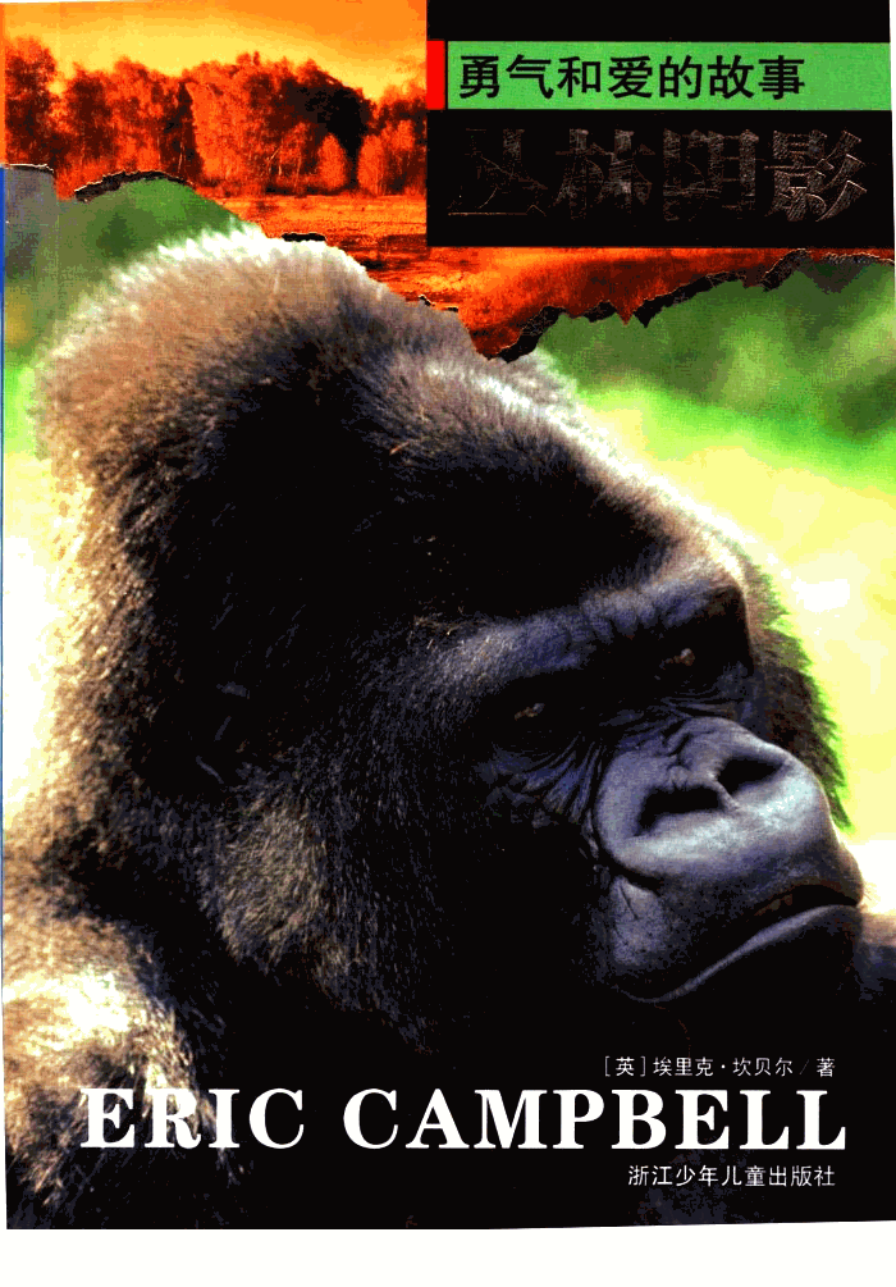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勇气和爱的故事

丛林阴影

[英] 埃里克·坎贝尔 / 著

ERIC CAMPBELL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目录

第1章 大难临头/2

第2章 最后一根救命草/10

第3章 机场大暴动/17

第4章 午夜惊魂/23

第5章 忧郁的大猩猩/33

第6章 绝处逢生/40

第7章 大猩猩的复仇/59

第8章 神秘铁皮屋/67

第9章 五个坟墓/82

第10章 尘封的日记本/90

第11章 日记里的阴影/103

第12章 丛林杀手/129

第13章 第一次接触/138

第14章 阴影之死/150

尾声/165

剑桥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失踪

据报道，剑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大卫·哈迪森之女，现年二十六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简·哈迪森博士，近日在卢旺达境内的偏远山区失踪。哈迪森博士长年从事濒临灭绝的维龙加斯山地大猩猩的研究。两个星期前，她未能返回山区营地。卢旺达政府组织的搜寻营救工作仍在继续。据悉，维龙加斯地区偏僻荒凉，且时有偷猎者、走私者和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。故此，哈迪森博士恐怕凶多吉少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

1966年6月20日



第1章

大难临头

非洲,卢旺达,基加利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

“别这么垂头丧气,安娜。”

“可我做不到!”

“这场劫难一结束,我们马上就回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安娜轻声说道,但她知道爸爸只是在安慰她。他们不会很快回来的,或许他们永远都不能回来了。

猎犬阿尔弗雷德似乎也知道他们就要走了。它趴在地上,耷拉着脑袋,目光却始终追随着安娜的身影。她穿过房间,紧挨着健壮的猎犬坐了下来,张开双臂抱住它。阿尔弗雷德竖起一只耳朵,惬意地轻声咕噜着。



“乖，阿尔弗雷德！我们走了以后，约瑟夫会用心照顾你的。”

猎犬冲着安娜微微皱了皱眉头。

“噢，别这么看我，他会疼你的。”

又是一句谎言。现在人人都难以自保，又怎能指望约瑟夫留下来照看猎犬呢？阿尔弗雷德只有自寻生路了，如果运气好，或许还能活下来。

安娜越想越内疚，难过得把脸背了过去。

阿尔弗雷德仰面躺倒在它那块有点儿发臭的垫子上。

“这就对了，和往常一样道别。”安娜低声自语，轻把头贴在阿尔弗雷德的脑袋上。

这时，她的哥哥詹姆士拿着一个硕大的手提袋走进房间。他把袋子扔在地上，然后重重地坐进椅子上，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枝叶低垂的木兰树。

“联合国部队刚开始撤退那会儿，我们就该离开了。”他说。“汉密尔顿一家多机灵，战争一打响就没了踪影，而我们却等到了现在。”

“他们和我们不一样。”他们的母亲玛丽·卡特从后门走进房间，手里还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。

“你在干吗，妈妈？”安娜问道。

“我往箱子里装了些有用的东西。等我们在肯尼亚安顿下来以后，约瑟夫或许能想办法把它寄给我们。我



们的房子在医院大院里，说不定不会遭劫呢！”

又是一句谎言。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相互撒谎，这似乎比面对事实更容易。其实，他们都知道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一片狼藉。只要联合国撤军的消息一传开，不管房子是否在医院大院里，都会被那帮手持武器、浑身酒气的暴徒洗劫一空；他们还会去医院打劫，偷药品，抢衣物；他们甚至会不顾病人的死活，从他们那里夺走床架和被褥。

“汉密尔顿一家到这里才三年，而不是二十年，他们没多少行李。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和我们不一样。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，医生却一走了之，你不希望你爸爸也这么做吧？”

“你也不能老责备汉密尔顿，他们还年轻，孩子也都很小。”乔纳森·卡特一边接话茬，一边给医院里的卢旺达籍医生写最后的嘱咐，请他们在他离开后接管医院。“况且他们也没什么经验，一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架势就吓得不知所措了。而我们是很适应卢旺达的动荡的呀！”

“我可没有适应，”安娜气呼呼地说，“永远也不会适应。”

“或许吧！总之人各有志，汉密尔顿一家只是无法接受现状。他们走他们的路，我尽我的职。”

“对是对，”詹姆士咕哝道，“但结果却是一样的。你



所做的只是让医院多维持了几个月。到下个星期，医院还是要被抢空。”

“别忘了，詹姆士，这可是家庭会议决定的，”安娜反驳道，“当时我们一致同意留下来，观察事态发展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现在我们大概是留在这里的最后一批外国人了。约瑟夫说，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趟飞机主要是为那些卢旺达政客准备的。唉，真是树倒猢猻散呀！”

“丁零零——”

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他们吓了一跳。安娜和詹姆士互相看了一眼——离开的时间到了。

“我是卡特医生，请讲。……是的……是的……我明白……好，就这样。谢谢你，上校。”他放下电话，说：“是布雷森上校打来的。他说飞机正在飞越湖面朝这边开来，再过大概半个小时就到。”

“好的，是时候了。”安娜提起了她的包，一个很小的包。而那些无法带走的东西，她这辈子都看不到了。十五年的累积，所有的美好记忆。

卡特先生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：“上校说我们得走外围的小路，从贫民窟出去。图西族人已经占领了大多数地方，还包围了电台。联合国部队还把守着机场，但今晚他们要撤走所有剩下的士兵。”

安娜把手放在阿尔弗雷德的脑袋上，最后一次温柔





地抚摸它。

“不准哭！”卡特太太命令道。

“再见，阿尔弗雷德！”安娜轻声和猎犬道别。

“走吧，别回头，”詹姆士说，“谁都不准回头看。”

一家人走出房间，把门关上，隐约听到阿尔弗雷德在屋里哀婉地呜咽。他们坐上陆虎一揽胜越野车，开出家门和医院大门，上了大路。

“胡——图！”

听到远处传来的喊声，躲在床底下的男孩吓得直打哆嗦。

枪声响起了。

紧接着是一声尖叫，然后是一阵欢呼声和笑声，还有图西族人的说话声。

充满挑衅的声音又传来了：“胡——图！”

小巷里响起了砸窗声，玻璃应声而落，在水泥台阶上摔得粉碎。

接着是一阵更加响亮的欢笑，听上去是一群人发出来的。

又是一阵枪击，似乎比刚才更猛烈。

“一切都会好的，”男孩喃喃自语，“他们会走开的，他们不会发现我的。”



他们确实会走开，但绝不是现在。他们正在扫荡，要把房子夷为平地。

“胡图人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”

吧嗒！

一只脚踏在了这所房子的台阶上。

现在，男孩甚至能够听到那个人的呼吸声，闻到他身上的味道。那是一股汗水和汽油混合而成的味道，还充斥着火药味和复仇的气息。

男孩又使劲缩了缩身子，往里边躲了躲。他真希望能钻进墙缝里去。

吧嗒！

第二只脚。

男孩开始瑟瑟发抖。

这下完了，无处可逃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响起了另一种声音。

啪——啪……啪——啪……啪——啪……

这是巨大的金属叶片拍打潮湿空气发出的声音。

联合国的直升飞机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执行完运输任务回来了。机群飞在天空，像一群硕大的黄蜂。

台阶上的脚步停了下来。

一阵咕咚后，他们开始迅速撤退。

直升飞机呼啸着在小镇上空盘旋，一道道探照灯光

把街道照得亮如白昼。

男孩小心地从床底爬出来，猫着腰，朝门口走去。空中射下来的灯柱还在不停移动，从街道的一边扫到另一边。等灯光渐渐淡去，他才打开房门，走下台阶，来到街上。巷子里响起他轻轻的脚步声。

就在这时，一架掉队的直升飞机从云层中钻了出来，在男孩头顶打转。灯光照在他身上，彻底暴露了他的踪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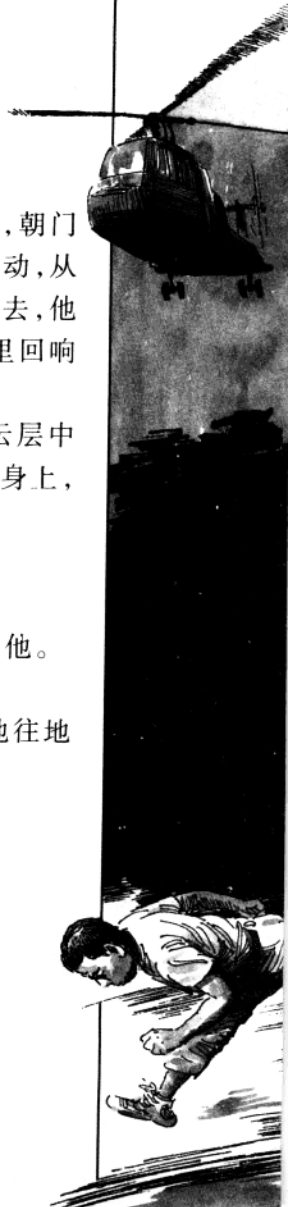
跑！

飞奔逃命！

然而，躲在暗处的图西兵已经看见了他。

“跟着他！”他们的指挥官咆哮道。

“要活口，把他带来见我。”他重重地往地上吐了口痰。





第2章

最后一根救命草

夜幕很快降临在这片热带地区。越野车在山路上蜿蜒行驶，不远处的小镇就是卡特一家短程旅途的终点。

“这儿太安静了，”当车驶入小镇时，卡特先生评论道，“安静得不可思议。”

“打开收音机，”安娜提议，“听听有没有新闻。说不定我们还能得到些消息呢。”

但收音机里只有单调而烦人的咝咝声，可能是最后一个播音员还没来得及切断电源就逃命去了。除此以外，还可以隐约听到电台附近的枪炮声、建筑物倒塌声、愤怒的咒骂声和恐惧的哭喊声。声音很微弱，但很刺耳；这些声音告诉他们，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控制，陷入混乱。

“你们看，空中的那些亮点是什么？它们正越过小



山，朝这边飞来。”詹姆士问道。

“是直升飞机！”卡特太太兴奋地喊了起来。

卡特先生开始加速：“几分钟后他们就会着陆的。”越野车颠簸着开进卡姆兹路，在下山的路上飞速奔驰。

他们清楚地看到，飞机开始着陆了。只见机身稍稍倾斜，机尾缓慢而优雅地贴近地面，探照灯把热带的黑夜变成了白天。飞机处在光亮中心，好像一个银白色的茧子。

卡特太太低声说：“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会这样的情况离开这里，离开我的家。”

“别多想了，”詹姆士道，“最主要是别高兴得太早。我们还没到那里呢。”

“已经不远了。只要开进那边的米开诺路，再笔直朝前就到了。”

越野车在转弯时晃了晃，开始向机场作最后冲刺。

直到这时，卡特一家才明白为什么镇上的街道会那么鸦雀无声。

数以千计惶恐不安的难民聚集在机场边。他们拖家带口，背着用床单包裹而成的布包，里面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。这些可怜的难民还没有意识到直升飞机不是来帮助他们逃离苦海的。他们冲着机场大门和围墙那边大声哀号、恳求，发出愤怒和恐惧的呼喊。



大约三十辆联合国的兰德—罗孚越野车组成方阵，挡住了机场的主要入口。一队士兵头戴浅蓝色的钢盔，手持冲锋枪，排成一排站在汽车后面。

看到卡特家的车，一辆越野车立刻朝他们开过来，挡住了去路。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跳下车，朝他们走来。

“您的证件？”士兵透过车窗瞥了卡特先生一眼，冷峻地问道。

“我是乔纳森·卡特医生，他们是我的家人。这是我们的证件。”

士兵细细看了一遍，点点头：“没错。跟我来。”

罗孚越野车穿过黑压压的人群，卡特家的车紧跟其后。两边的难民扬起愤怒的拳头，砸向车身。

他们又被带着开过一列士兵方阵，来到机场一侧。在另一侧停着一辆坦克，上面的炮口对着小镇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它马上就可以开火。

直升机已经停稳，但发动机还在隆隆作响，巨大的螺旋桨也仍在飞速旋转，随时准备起飞。有权登机的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，心存忧虑地等待登机指令。联合国官员在他们中间穿梭，分发标有号码的登机牌。一名官员朝他们跑过来，把登机牌交给卡特先生。

“五号飞机，快去吧！”他大声喊道。

“这就去！”





他们跳下越野车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向直升飞机。

“你知道是哪一架吗？”安娜问。

强烈的探照灯光四处扫射，刺得他们睁不开眼。

“那里，”詹姆士手指着不远处，“左边第二架。”

他们朝那架直升机走去。突然，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枪声。联合国官员紧张地转过身去。

男孩借着夜色的掩护走在街道一边。

他走得很快，却没有一点儿声响——他害怕脚步声会暴露自己。他清楚地知道那帮图西族人随时都会从某个角落里跳出来，毫不留情地把他杀掉，就像杀掉他的父母那样。

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父母难过。当他们的朋友、助手、政府的高层官员纷纷逃往内罗毕时，他们还是满怀信心，坚守阵地；今天傍晚，他们的卫兵却那么无情地背弃了他们，在图西族人的枪炮面前四散奔逃，令他们死于非命。

现在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如果不能登上飞机，他就必死无疑。

他钻进了米开诺路后面的一条小巷子。现在，他可以听到机场传来的声音，不光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，还有难民的哭喊声。他的时间不多了，飞机只在地面停留

一小会儿。于是，他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，跑了起来。事到如今，时间比隐蔽更重要。

他来到机场大门前。上千个难民聚集在这里，有的朝联合国士兵叫喊，有的向他们恳求，有的甚至许诺给他们好处。但士兵们还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好像人群根本不存在似的，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。

男孩拨开人群，用力往前挤，但很快又被争先恐后的人群推了回去。他不得不弯着腰，从人群的缝隙中往前钻。

最后，他终于来到机场门口，凑到了一个联合国士兵面前。

“我叫多米尼克，我是来乘坐今晚去内罗毕的飞机的。”

“证件？”

“没带。我一直在逃命，不知道把它丢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没有证件，不能进来。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叫多米尼克，我爸爸是卢旺达总统。我的父母都被杀害了。飞机上有我的座位，你让我进去吧！求求你了！”

士兵上下打量着男孩：“你是卢旺达总

